

《憂鬱的邊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憂鬱的邊界》

13位ISBN编号：9789868845480

10位ISBN编号：986884548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八旗文化

作者：阿潑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憂鬱的邊界》

內容概要

「我恨旅行。」
而我熱愛衝破我門和他們的邊界線，
從東亞各國回望台灣。
為什麼我們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西方的文化點滴，
卻不熟悉時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亞文化？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這些離台灣這麼靠近的國家，我們為什麼卻感到陌生？
我們有多少成見，使得我們不願意甚至迴避於認識這些地方？
而只把他們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是誰畫出來的？
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
到東亞各國旅行時不忘田野調查，尋找邊界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在不同國族的人群之中；
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
台灣和他們也同樣有著因邊界而造成的憂鬱情景，而他們和台灣之間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她沿著邊界行走，一路追索著每條國界上那些難分難解的認同與曖昧的身分：
她在越南古芝地道體驗越戰的烙印，也前往南北韓38度線理解韓戰的寒冷；
她到澳門不住豪華酒店，而住進木板隔間的破舊旅館，看見城市嫖賭不分的難堪過去；
她從中國與北朝鮮邊境乘坐廉價巴士前往北京，體驗底層中國的生活；
她進入泰緬邊境小鎮探訪，甚至在越南火車上被警察誤以為是中國偷渡客。
一般旅客不敢做的事情，她都勇於嘗試，
原因在於，她想要更深入當地，重新越過憂鬱的邊界，找出認同為何困惑的答案。
「印尼華人幾乎不搭火車、巴士，他們只搭飛機。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些便宜的陸路交通工具滿是危險，又因為沒搭過，恐懼更被無限放大。但實際上不然，從雅加達到萬隆的『恐怖火車』，卻擁有空中巴士一般高級享受。沒有他們所說的壞印尼人。」這類刻板印象與文化偏見的打破，書中比比皆是。

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透過一次次邊界的旅行，阿潑勇往直前，她讓我們理解：在邊界之外，還有更多的邊界。
而這些邊界，在當今的社會與人心之中，始終曖昧地作用著。

張翠容 專文推薦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張正（四方報總編輯）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賴樹盛（NGO工作者）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各方推薦（按姓氏筆劃遞增排序）

記者阿潑不是一般的背包客，僅以經濟克難的方式踏行每個景點或聚落，而是透過強烈目的性與有計畫地在走訪他堅持關心的城鄉，且那些路線多半鮮少出現在旅遊書或遊記式部落格上。也因此她的文章，多了些來自記者專業調查訓練與深度訪談結果得出的人文味，不僅具閱讀趣味性，還帶些特有視角。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再遠也不怕，再荒僻也不退懼，帶著遠闊的眼界和胸襟氣度走到山巔海角，她的旅行是尋找而非放棄，不是流浪或放逐，而是尋找問題與答案。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憂鬱的邊界》

我覺得，阿潑不只把旅行當作跑田野，更把整個大東亞當成巨型遊樂場，抱著破關的頑皮心情一關闖過一關。無奈心思太細密敏銳，冒險玩樂之際，又克制不住地認真起來哀傷感嘆兼反省。當然，阿潑沒有辜負記者與人類學家的身份。多年奔波，以她一如其名時而活潑時而潑辣的文字，累積出這本百轉千迴的田野筆記，帶領讀者進入謎一般的世界。

張正（四方報總編輯）

這是一部深情的邊境流浪史，作者從島嶼出發，在國界的交會發現，那位處大陸邊緣的家鄉，竟是如此深情。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我總用抽象的方式認識東南亞、韓中港澳，而阿潑則用具體的行走認識。作者揉合人類學式的、旅行書寫的、新聞題材的風格，任何習於從閱讀過程中增益認知與樂趣的人都會發現，本書讓人開卷有益。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一本學術教科書難以完全打破那道台灣與東南亞社會之間的文化藩籬，但是一本人類學家的旅行筆記，也許就此扭轉你對東南亞的認同想像。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不算意外地發覺她連一般人最放鬆想好好享受的遠行，竟也能藉著街頭巷尾的哈拉閒聊寫下了這令人著迷的田野筆記。關於這位菜鳥人類學家觀看世間的獨有視角，以及對文化與社群的無盡關懷，絕對值得大夥好好捧讀此書盡情享受。

賴樹盛（NGO工作者）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一書的開頭說：「我恨旅行」。而阿潑，一個熱愛旅行的文化記者，雖然她說她沒有繼續人類學研究，但是這本書記錄幾年來她旅行亞洲國家的所聞所思的主軸：邊界、身分與認同，卻是目前人類學極為重要的議題。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邊界」是個無法避免的專有名詞，如果沒邊界，如何講模糊曖昧的地帶？然而有邊界，也正是情感無法安歇的因素！不得以而用「邊界」一詞，只好是「憂鬱的」。我們在書中看出，有政治的邊界、國家的邊界、文化的邊界、情感的邊界。原來在現實生活中，邊界並非單數。阿潑以人們的複雜處境，描繪出流動的、變化的、雜揉的邊界，並詳述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故事。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憂鬱的邊界》

作者簡介

阿潑
六年級生，本名黃奕潑，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現職為媒體工作者。將社會當成一個「田野」來觀察，尤其對文化議題感興趣，喜歡自學亞洲各國語言。渴望了解世界，喜歡自助旅行，總是發揮人類學家精神賴著當地人聊天，以「是否和當地人同桌吃飯」作為旅行成功與否指標。
曾著有《看不見的北京》。部落格是「哈囉~馬凌諾斯基」，臉書專頁為「島嶼無風帶」(www.facebook.com/anthropojournal)。

書籍目錄

各方推薦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 張翠容

第一部 曖昧的邊界

越南 - - 邊界的誤會

柬埔寨 - - 沒落的古國

寮國 - - 湄公河的故事

印尼 - - 模糊的他者

泰緬 - - 失去身分的異鄉人

新加坡 - - - 馬來之海中的華人島嶼

第二部 歷史的迷途

沖繩 - - 是不是日本人？

韓國 - - 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悲劇

中國 - - 我是朝鮮族

越南 - - 他人的戰爭

婆羅洲與馬來西亞 - - - 雨林裡的戰士

第三部 身分的岔路

香港 - - 成為香港人

澳門 - - 三本護照的身分認同

馬來西亞 - - 別叫我華僑

緬甸 - - 哪裡是我的國家

越南 - - 日久他鄉是故鄉

後記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張翠容 / 作

直到我執筆，寫這篇序言時，我似乎還未有機會與阿潑見一面。但，我們通過好幾次電郵，源起於她在我的部落格留下了一些感言，字裡行間充滿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卻又不失對世界的熱情、好奇與關懷。

她告訴我，她唸的是新聞系，在記者這個行業徘徊不定，有志難抒。相信這是多少鍾情於新聞工作的同行的心聲。當年，我不也與阿潑一樣嗎？！

那不如自己走出去吧！

想不到，我在書中曾提及到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事跡及其作品，對阿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部落格上的談話，就是從卡普欽斯基開始，並在談話中不知不覺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這是卡普欽斯基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中文版書腰一句很醒目的說話。

就這樣，卡普欽斯基也拖著阿潑走出自身經驗的邊境。有趣的是，今次，阿潑所走過的亞洲地方，這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可能反過來，令卡普欽斯基更有所好奇。他本來對東方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他跑進印度與中國。

「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的時代、歐洲大陸以外的社會和文化在人類大家庭中，將會享有自己的尊嚴並得到應有的尊重。」

卡普欽斯基還說：「那些令你著迷的國家會激起你對生活的激情，那些剛剛崛起的新大陸，儘管那裡還存在著貧困和飢餓，但這一切都與對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隨。」

卡普欽斯基或許有一個遺願，就是有機會多往亞洲其他地方，感受該地區的歷史、族群、文化的多樣性。阿潑好像明白了卡氏的心底渴望。我把她的書稿一路讀來，竟然看到卡氏的身影。

例如，阿潑在書中處處對歷史作深思：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網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變化，權力中心衰弱時，遠處的城邦

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但，也有與當地文化互動時所產生的趣味：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更有對不同族群命運的探討：

「賴樹盛提到一個克倫族菁英的故事：他的父母是公職人員，推崇緬甸政權，但當他獲知自己因克倫族的身分而未能分發到醫學院時，便開始反思族群問題，最終放棄學業投身反政府運動。而後，便不停出入牢獄，最後只得避走他鄉，進入叢林，並加入了克倫獨立國武裝部隊，大半生都和死神搏鬥著。一次在泰國克倫人的協助下，他來到了泰國，躺在醫院裡休養期間，恰巧遇到皇太后巡視邊境，幸運取得居留權，不過，卻得用三個條件來交換：不能碰毒品、不能違反法律，不能碰政治，否則要驅逐出境。」

這不正是卡普欽斯基所善用的寫作手法？！當然，卡氏是位報導文學的高手，已屬大師級；在他面前，我和阿潑只是後輩與學生，可幸我們找到了座標。

與卡氏的文學書寫不同，阿潑寫來尤如人類學者式的報導，原來她的確也曾唸過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畢業生，她對邊界有一種複雜的情感。站在邊界上，她有那些「魂牽夢繞要做的事」：去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

她巨細無遺一一記錄下來，為的是讓真實說話，以抗衡人類的無知與遺忘；同時也免於我們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一般而言，地方主義所指的是地理空間，即是人容易把自己的思維受身處的物質空間影響，並誤將之普及化。但，有另一種地方主義是屬於時間上的，在這裡，歷史成為一個時代某些生存者的財產。

只有不斷行走，走出我們經驗與人為的邊界，才能對抗遺忘與狹隘的地方主義。

阿潑是不一樣的旅者，這本書亦是不一樣的旅行札記。

後記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

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界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

《憂鬱的邊界》

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

《憂鬱的邊界》

精彩短评

- 1、对中缺乏同理心，未能做到消除偏见，可惜了。
- 2、其实过多的理论学习会压榨掉书中的趣味性。关于大华人圈的身份认同一章还是很好的视角，但前面两章就感觉有心无力了。资历尚浅，文字尚需历练
- 3、家里有各种党派，所以并不属于根正苗红的那一支，但是作者从比较独的角度去写东南亚各国与吾国的关系，只能说看看就好，没有太多共鸣。
- 4、比较浅
- 5、借用书的副标题：一个菜鸟人类学家的行与思。
- 6、信息量大；可惜，框架不清，正本从头到尾，政治味道浓（总是特别强调GCD/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

《憂鬱的邊界》

精彩书评

章节试读

1、《憂鬱的邊界》的笔记-全部

寮國

p.63 "當文明的競逐為每個國家丟下大大小小的垃圾後，人類只能在那些還未被破壞的國家找到反省後的救贖。"

p.64 "我一直很關心老先生啥時退休?六十五歲都可以退了!但象夫說，大象會工作到死，而且他還年輕。我想幫大象弄個勞基法。"

p.68 永珍位於湄公河中游，是全球少數舍於國界附近的首都之一，跨過湄公河上的友誼大橋便可到達泰國

原名"萬象" 暹羅是寮國歷史上最大的敵人，其威脅至今未退 泰寮兩國以湄公河為界

p.73 湄公河在中國境內叫:瀾滄江

瀾滄江是傣語發音

古文獻記載，傣族也稱這條流經西雙版納的合流為"南蘭章"，意即"百萬大象繁衍的河流"。約莫在八世紀之時，這個族群離開中國雲南境內，沿著河谷朝四方遷移，各自延伸出不同的族群文化，根據現代國家和民族學定義:移到現在緬甸的是撣(傣)族，移到泰國的便是泰族，在寮國的成為佬族，而且還有遠達印度的分支。不論遷移到那兒，這些傣族的支系說著同系統的語言，都依附著這條大河生活，其文化和傳說也都離不開這個水域。

p.75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網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便畫，權力中心衰落時，遠處的城邦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權力圈"因國力不同而改變，所以，過往"國界"無法被定型。今日的世界地圖卻如一個不可挑戰的數學公式般存在，國界就是絕對值，而決定這些數值的，往往是殖民者。

p.77 殖民者在亞洲、非洲留下最具現代主義的線條，就是地圖。地圖讓這些土地像是可被清點的物件一樣，陳列了出來，好讓殖民者確認自己有哪些財產。而這些土地和國家也像是拼湊物一般，畫上線條，塗上顏色，成了一張大圖看不到族群，也看不到傳統。地圖，被一張張複印，國家，被一個個強塑。

現代人鮮少沒有一個國籍，他們也都能毫不猶豫地說出自己國家如何形成，如何從殖民手中獨立。但很少人去思考:這些土地被殖民者塑成國家形狀前，原本該是什麼樣子?

印尼

p.85 人類學是一門西方產製的學問，服膺著殖民者而生，目的是為了探究那些西方強權已然插滿旗子或即將插上旗子的"異族文化"。研究者和"他者"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界線，因此紀爾茲說我們只能去"深描"它---因為人類式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他強調了"土著觀點"，也就是要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對政治、文化乃至於國家世界的看法，這恰恰是別於過於濫用西方術語或觀點來解釋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p.89 1995年，包含中國在內的亞非國家在印尼的萬隆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蘇卡諾)

p.92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1966~1998)，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有同等待遇，...

p.99 蘇哈托下台後，接任總統的哈比比允許華語教學，2001年時任總統的瓦希德開放華語使用以及允許華文出版品進口。

澳門

p.242 巴立坑(葡語:Barracoon)，是招工所之意，但實為"奴隸收容所"，殖民這將從中國收買、招募得來

的勞力聚集在此，等著賣到世界各國去，而販賣人口所獲得的暴利，不下於鴉片。華人稱巴立坑為"豬仔館"，也將這些華工叫做"豬仔"。全勝時期，光是澳門就有三百家豬仔館，其中一家位於大三巴街的豬仔館大火，燒死了許多人，這道傷疤在近代史上難以抹滅，漫布全世界的唐人街，便是這道傷疤的延伸。

諷刺的是，儘管豬仔慘事口耳相傳，"貨源"卻仍不斷。因為豬仔館兼營的賭檔讓許多人為了還債而賣身，豬仔館，不僅經營著海外勞力買賣，也帶動了澳門當時的博彩業。

p.254 "在文化混雜的地方，尋根沒有意義。不如回頭確認自己。"

新加坡

p.120 新山隔著柔佛海峽和新加坡兀蘭相望，是個幾乎仰賴新加坡而生的邊境城市。....

因此，新山和其他國家帶點邊緣的邊境城市不同，因依附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又因為地緣，又像是新加坡的衛星城市般的地位---居民觀看的不是馬來西亞的節目和新聞，而是新加坡電視台的節目和新聞報導。

馬來西亞

p.261 出生於雲南昆陽的鄭和是元朝中亞色目貴族後代，這個伊斯蘭家族，將朝拜麥加視作此生最大的虔誠鄭和的父親和祖父已實踐這個願望，在旅行中遍覽異域風光，年少的鄭和被父祖的故事吸引，對異邦無限嚮往。但他完成夢想的機會卻是覆滅元朝的敵人給予的---明永樂帝指派這位熟知造船和航海的穆斯林之子帶領船艦宣揚國威。不難想像，這工作非得要鄭和這類異族人不可，中國漢儒文明，始終少這麼一點冒險的根性，始終以立足黃土地為安。

p. 268 延續"中華民國"思想的臺灣卻相反，為了答謝海外華人對革命事業的支持，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將有中華民族血統者視為"華僑"，並設立了"僑教政策"，接受全球華裔"歸國"升學。

p.269 為了拍攝自己追尋身分和認同的故事，她回到僑大，再次看到了那句"華僑為革命之母"豎立在校園內。他對我指了指這塊碑，對我說，"當一個華僑，只是逃避自己對政治和公民責任的想像，因為你不需要對這個國家和那塊土地負什麼責任。"對他來說，這也就是許多華人移民只願抓住血緣關係，不願面對以及融入他所屬的社會國家的原因。

p.216 為了防堵共產勢力在亞洲蔓延，英國以力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換來半島和婆羅洲共黨力量的消滅，左傾的蘇卡諾不滿西方強權雙手還扼在這個區域的脖子上，質疑馬來西亞是英國傀儡，不惜干戈相向。婆羅洲便是當時重要的戰區，加里曼丹與砂勞越和沙巴的邊界，戰火綿延。

p.218 不過，東南亞華人卻時常提起，提到它(唐山)時，卻非中國的意思，而是死後的歸屬之地。或許是過去移民理解了落葉在此生根，此生再也無法歸去，只有生命了結，魂魄或許才有機會歸入祖籍鄉里，使用到現代便約定成俗了。這些詞都是一種難解的族群情懷。

p.219 華人以家鄉話和同鄉會形式，維持對"祖先家鄉"的認同，他們認同的並非遙遠的中國，而是說著熟悉方言的"故鄉"。....

為了不忘祖國文化，華人自己開辦學校，這些學校被稱為"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屬民間自營的私立學校，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承認這個學歷。

柬埔寨

p.51 柬埔寨共產黨通稱赤柬(紅色高棉)，197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奪下柬埔寨統治權，但這也成為柬埔寨史上最恐怖的一頁。從1975年到1979年這三年多的時間內，約有全國人口五分之一"非正常死亡"，這無可估計的百萬人吸生於饑荒、及病、勞改、迫遷、屠殺等原因中，最後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萬人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p.56 赤柬和親越共施亞努政權是死對頭。越戰時期，美國除了為防堵越共而轟炸柬埔寨，讓七十五萬柬埔寨人在戰火中犧牲外，也在驅逐施亞努另立新政權時，挑起了柬埔寨內戰。後來，施亞努逃到了北京，而赤柬則在中共協助下，接手了統治權。

為了奪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土地，赤柬在越戰落幕後，侵略越南，攻打越共。1979年，越南"解放"柬埔寨

《憂鬱的邊界》

寨，並將赤柬趕到邊界叢林，流竄到泰國邊界的赤柬軍便沿路留下地雷，...

(補充講義) 西元100年左右，在現今柬埔寨南部出現了扶南國，7世紀時高棉人在扶南北部建立真臘，不久即征服扶南。8世紀時，真臘分裂為一些小國。9~15世紀期間，高棉人在柬埔寨見利了強大的印度教-佛教王國

。1863被法國納為保護國。1953獨立。

《憂鬱的邊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